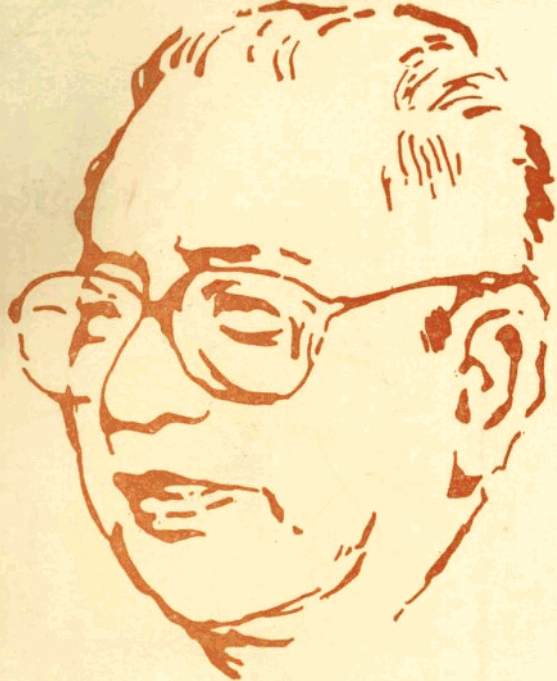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学习鲁迅精神 发扬鲁迅精神

纪念鲁迅学术讨论会的方针，仍然是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这是繁荣和发展文化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正确方针。发扬民主，畅所欲言，互相学习，探求真理，繁荣学术，增强团结，为提高广西鲁迅研究水平，发展广西鲁迅研究工作而努力。

林焕平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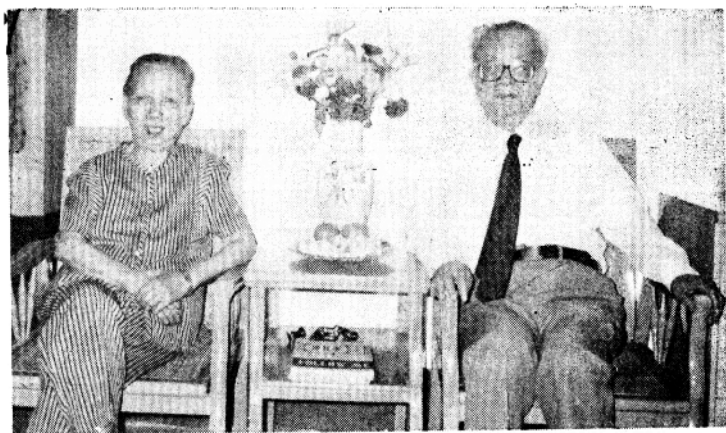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，他青年时期，就遇到日清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京的丧权辱国事件，激发起他高度的爱国热情。1903年，鲁迅是一个22岁的青年，在日本留学，就在《自题小像》一诗中发了誓言：“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鲁迅以战斗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誓言。

4

.....

早期鲁迅，受法国启蒙思想家，特别是卢梭等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英国达尔文进化论的重大影响，又受到德国尼采和斯蒂纳的哲学的感染(主要是为了适应个性解放的需要，从他们的极端个人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林焕平文集 4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林焕平文集

第四卷

林焕平 著

责任校对：覃向阳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邮政编码：541001

（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）

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：857×1168 1/32

印张：14.375

字数：360千字

1997年2月第一版

1997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~1200册

ISBN 7-5633-2311-2/I·190

定价：（平）8.50元

（精）13.50元



林煥平教授

臺無計逃神矢風雨
如磐周故園寄意寒
星蒼不察我以我血薦
軒轅

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

寫此時辛未二月六日也魯迅

鲁迅题词

形象思维雖好，典型塑造，孰優黃鍾
瓦釜，待搜求，不宜強分先後。泰然
重容，杯土海濱，不擇細流，而今借鑑
不避修安，得割牢自固。

西二月

七九年八月作

煥平同志兩正

茅盾



七九年九月北京

目 录

出版说明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学习鲁迅札记

一	鲁迅印象记	(3)
二	鲁迅与日本	(37)
三	鲁迅与日本白桦派	(58)
四	日本白桦派及其三位主要作家	(77)
五	鲁迅与夏目漱石	(94)
六	关于鲁迅逝世的三封信	(106)
七	尼采艺术论抄	(113)
八	怎样阅读鲁迅的杂文	(124)
九	鲁迅的小说	(173)
十	《伤逝》的艺术特色	(181)
十一	《野草·题辞》和鲁迅的思想飞跃	(190)
十二	鲁迅研究杂谈	(197)
十三	学习鲁迅精神 发扬鲁迅精神 ——1981年9月28日在广西纪念鲁迅诞辰 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	(205)
十四	民族魂——鲁迅赞	(212)
十五	后记	(216)

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

一	前言	(221)
二	茅盾第一次居住香港	(224)
	1. 《文艺阵地》	(225)
	2. 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	(227)
	3. 茅盾在香港教书	(244)
三	茅盾第二次居住香港	(249)
	1. 从香港赴新疆, 又回到香港	(249)
	2. 《腐蚀》	(252)
四	茅盾在桂林	(266)
	1. 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	(268)
	2. 短篇小说、杂文和诗歌	(284)
	3. 《脱险杂记》	(294)
五	茅盾第三次居住香港	(308)
	1. 《锻炼》	(308)
	2. 短篇小说	(330)
	3. 其他文学活动	(338)

茅盾的生平及其伟大成就

第一辑

一	茅盾的生平	(343)
二	抗战文艺的先锋和堡垒	(350)
三	记茅盾两件事	(359)
四	在茅盾晚年的日子里	(361)
五	最后一次的会见	(377)
六	向共产主义战士——茅盾同志致敬	(380)
七	向茅盾同志学习——沉痛哀悼茅盾同志逝世	(385)

第二辑

- 八 重视对茅盾业绩的研究 (389)
- 九 我的茅盾研究观 (393)
- 十 茅盾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(396)
- 十一 深厚·博大·精湛 (398)
- 十二 《夜读偶记》初探 (401)
- 十三 从《夜读偶记》看茅盾的创作方法理论 (412)
- 十四 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——为茅盾被排除
在文学大师之外有感而作 (423)
- 十五 鲁迅《故事新编》与茅盾三部代表小说中人
物创造的比较考察 (431)

出版说明

一、本卷收入《学习鲁迅札记》、《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》和《茅盾的生平及其伟大成就》3种著作。

二、《学习鲁迅札记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具体阐述了鲁迅与日本白桦派及夏目漱石的关系，更研究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进程。有部分摘译的文字，为求鲁迅研究资料的完整性，仍收入在这里。

三、《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》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。1981年12月，香港中文大学举行“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”，作者被邀出席，即将此书概括为两万字之长文提交大会。

四、《茅盾的生平及其伟大成就》，这是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林焕平教授所写的回忆茅盾和研究茅盾的思想和作品的论文结集。茅盾比林教授大15岁，林教授一向以师长敬重茅盾，他们有50年的交情，友谊深厚，对茅盾有深刻的认识，把茅盾看作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。本书的各篇论文分别有所论述，在报刊发表时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现在结集为《茅盾的生平及其伟大成就》，与《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学成就》收入本卷，使本卷成为鲁迅研究与茅盾研究的专著。

今年，1996年7月6日，是茅盾诞辰100周年，谨以本书作深沉地纪念。

《林焕平文集》编辑委员会

1996年2月6日

学 习 鲁迅札记

· 鲁迅印象记

增田 涉

鲁迅怎样指导我学习和翻译他的作品

最初同鲁迅相会时的印象如何呢？如今已记不清楚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是一时的旅行者，同鲁迅只见过一两次面，那么，到如今也许还能鲜明地记忆着他当时的音容笑貌。但是以后一直都是每天和他接触，经过10个月，所以，第一个印象自然就消失了。

最初，我以向鲁迅学习的心情，每天到内山书店去，等候鲁迅的到来。我向他请教：学习中国文学，要读哪些书？他就给我他的著作《朝花夕拾》。我在旅馆里读了这本书，不懂的词句和内容，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去请教他。这本书是回忆他幼年和青年时代（以及留学日本时期）的生活，其中也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在其中的他的幼年的梦。他的用意，是要从外国来学习中国文学的我，首先了解中国的生活风习吧。这是一本不足200页的书。不用一周就读完了。跟着，他给我以他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。虽说是散文诗，却不是抒情的东西，而多是寄寓着政治上的激烈的忿怒。他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呢？我对于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，缺乏充分的知识，因而我是不能领会它的真正意义的。只是由此了解：眼前的瘦削的、脸孔苍白的他，是能够有这种沸腾的强烈的愤怒感情的人。

其次，开始请教关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问题。由于一开始

就是准备翻译这本书(这是内山完造的推荐)，他就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讲解。这时，就不是在内山书店里，而是直接到鲁迅的家里去了。在内山书店“漫谈”一下，就同他一块儿到附近他的寓所去了。我们两人并坐在他的桌子旁边，我将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读成日本译文，读不下去的就请教他，字句、内容不清楚的，就彻底问清楚。他的回答，如果是字句的解释，是简单的；如果是内容，需要种种说明，就费相当的时间。大抵是从午后2时或3时开始，到下午5时或6时为止。其中，有时也夹杂一些杂谈，或听他对每日发生的时事的意见和批评。约费3个月，才讲解完这本书。当时，由于白色恐怖，他几乎断绝与外界来往，没有什么客人来。在宽阔的书房兼应接室里，只有广平夫人在稍为离开一点的地方做她自己的工作（或读书，或抄写，或编织衣服；孩子海婴，都是由保姆带着到外面玩去了，很少在家），所以，我能很少受到干扰，接受讲解。看许寿裳编的《鲁迅年谱》，这是根据鲁迅日记编的，1931年7月的一条，有“为增田涉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全部完毕。”句。（追记：看后来出版的《鲁迅日记》，7月17日，记有“午后，为增田君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完毕。”）完成了这件工作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他也松了一口气吧。随后，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这两部小说讲解完时，已是这一年的年末了。这一年，春夏秋冬，每天都在他的书斋里，每天约3个小时接受他的个人讲授。许广平夫人每天以点心和茶接待，每周有两回在他家里吃晚饭。他的确是海人不倦地、手把手地给我以谆谆教导。我感谢他所给我的恩情，真是无法以语言来形容的。

鲁迅，活在我的心里

浮在我脑际的鲁迅，决不是或则教训、或则说教的，可怕的，使人疏远的人，而是和蔼可亲，完全可以信赖，能知无不言地、

亲切地谈话的人，一点也没有给人以威严的感觉。作为朋友，我们的年龄很不相同；作为教师，却又不觉得怎样的敬畏。总之，是一个平易近人，什么都可以谈，什么都可以讲给你听的人。从文章来看他，是面孔有几分可怕的、威严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日常接触的他，是一位很好的伯伯，留着黑黑的胡子，有幽默的神态。奇丽澄澈的眼睛，连一点微尘都没有。走路的姿态，仿佛是飘飘欲仙似的。

他夏天穿着中国服。但在我眼里，印象最深的他的姿态（在室内所见），却是他穿着黑绒的学生裤，系着皮带，穿着紫色的毛线衣，头发和胡子蓬松的长着，手里经常拿着烟斗，嘴巴一字地收拢着，有时哈哈地发笑。由于不常去理发，衣着又随便，所以，有一次，他到一座大厦的七楼去拜访一位英国人，中国的电梯工人以为他样子态度古怪，赶他“往那边走！”没有办法，他只好一步一步的从楼梯走上七楼去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也并不生气，笑嘻嘻的讲话，他的态度、脸孔，常常是无所谓的样子。他香烟不离手。由于吸便宜的纸烟，手指头烧成茶褐色。由于久久才理一次发，所以一旦理了发，人就完全变了样似的漂亮，我也就以“漂亮”笑他。

他的鼻子不高，稍为向上仰着。最近，鲁迅的侄女（周建人的女儿）周晔（在我常到鲁迅家里去的期间，周建人常常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来玩，所以我也见过周晔，但样子忘记了）写回忆伯父鲁迅的文章，说过这样的事情：

她孩子的时候，比较过伯父和父亲的鼻子，伯父的鼻子同父亲的鼻子不同，而是看来比较低的，伯父和父亲的脸孔却是很相似的，只是鼻子不似。她以这样的疑问问鲁迅的时候，鲁迅回答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小时候，伯父的鼻子和你父亲的鼻子是相同的，但是伯父不知多少次地碰壁，就把鼻子碰低了。”又说：“伯父的周围经常是很黑暗的洞穴，因为太过于黑暗了，所以很

容易碰壁。”

周围经常是黑暗的洞穴。在黑暗的洞穴中碰着鼻子走路——这是用很巧妙的比喻说明了他的生涯。有人说，他的文学都是写黑暗的事情，这不外是因为他的周围是黑暗的洞穴的缘故。如果不越出这黑暗的洞穴而脱身，就只有一边在壁上碰着鼻子，一边从里面敲坏这个洞穴了。这就是他的生涯。

鲁迅的性格是诚实的。他喜欢认真的人。有一个时候，他曾同一位倾向甚为不同的青年作家共事，问他为什么同那个人一起工作？他说他比其他的人认真。他最爱认真、诚实。他不喜欢什么都不干，懒懒散散的人。他自己勤奋地工作。他热心地编辑杂志，校订友人的翻译。他说，人什么都不干是最不好的，……虽是罗马帝国的暴君，也比什么都不干的人好。生在世上而无为，是最没有意思的。所以他认为老子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是欺人之谈，他很憎恶。他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。在《出关》这篇小说里，他就把老子戏剧化。……这是他对无为思想的批判。他极力提倡勤勉努力。他认为埋头苦干是最重要的。这是他对中国人的强烈要求。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行的。据我所知，他每天只休息6个小时，他正午前起床，到第二天的黎明都在读书或写文章。有一次，深夜二时，我路过他居住的大楼，其他所有的窗户都熄灯睡觉了，只有他的房间，还是灯火明亮。先生还在用功哪！我一边心里很感动，一边仰望着他的窗口。50多岁的人了，还在深夜用功，这给年轻而懒怠的我以很强烈的激励。

当然，这也不是鼓励任何时候都伏案埋头工作。他的弟弟建人先生常常来访，一块儿去看电影。他弟弟是公务人员，一天到晚过着被束缚的生活，所以有时不能不去玩玩，休息休息。看电影，我也大抵一块儿去的。看写实影片、记录影片或根据文学作品摄制的影片。有时也出去看美术展览会。回来时，也到咖啡馆去。我还记得他又曾对我说，你不想到跳舞厅去看看吗？于是同

许广平夫人一起三人到舞场去看了。喝着啤酒，看了一会儿，他说无聊，不到10分钟，就回来了。他也曾买了票，一块儿去看中国人表演的西洋歌舞，他也说肉麻，开幕不到5分钟就回来了。

有一次，在鲁迅家里吃晚饭的时候，喝了一点酒，他轻松愉快起来了，看着食桌上摆着的五六种菜，说道：

“我过着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，并不感到有趣味。因为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是会软弱的。”

甚至还说到，在干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，他曾同绿林人士来往，同过粗野生活的事情。

山本初枝夫人，是很了解鲁迅的。她说，鲁迅曾对她说过：

“我曾做了绿林汉子，若说他们的事，我很了解哩。”这是有几分讲笑话，但那个时候的他，恐怕是把他们当做革命的一种力量，而同他们取过联络吧。

于是，鲁迅又进而说：

“攻击我的批评家们说，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，因为，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，当时就已经被杀害了。现在还活着写文章，说三道四，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。我也承认这个理由。我们从反清革命以来，我的朋友大抵被杀了，活下来的很少呀！”

不仅是反清革命运动，北京的“三·一八”事件以后，他往南方去了；晚年他居住在上海租界，也是实践着人“一要生存”的信条。^①

“三·一八”之后，同许广平一起，在从北京南下的途中，在南京的旅馆里，受到孙传芳的军队的检查。在一件行李里面，收

^①这里，可以参考恩格斯1873年2月12日致威廉·李卜克内西信里的译：“至于说正是在我们有可能靠过去的著作得到钱的时候，要我们把它几乎全部无偿地提供给你们，那么请你不要忘记，我们也需要钱：第一，要生活；第二，要补偿日益增加的鼓动和宣传作品的开支等等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3卷第569页）

藏着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。不幸那些士兵打开了放着党员证的行李了。鲁迅对我说：“那个时候感到完蛋了。但是那些军人们尽翻到行李的底面去，而党员证却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在最上面，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。”我说：“如果发现了，会杀头吗？”他说：“大概会杀头吧，那个时候发现国民党员，一般是杀头的哩。”^①

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教职不久，就发生了“四·一二”政变。他是被认为有急进倾向的教授，过着深居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有人来访问他，侦探他的“思想”。鲁迅就海阔天空，谈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什么安德烈夫论呀，杜斯托益夫斯基论呀，等等，用这些言论来迷惑和愚弄这些愚蠢的侦探，使他们捉不住向长官汇报的要领。林语堂在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事情，我问过鲁迅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他说：“有过这样的事呀。实在他们是没有当侦探的资格的傻瓜。”我说：“那些侦探是学生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学生，但是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当了反动派的爪牙的家伙罢了。说是学生，也是已经变坏了的奴才了。我还在学校出入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居住的，别无其他任何人，他们就时时来威胁了呀。可是我不怕威胁，我习惯了。有时，他们拿拳头来威胁我，我想，反正是政治流氓，就打了那些学生，于是他们就逃走了，哈哈……”

上面的鲁迅的话，记在我在上海所写的《鲁迅传》的初稿里，如今还是这么写着。《鲁迅传》是以我当时亲自从他听到的事情为基础写成的，又是请他过目了的。在这些话之后，在原稿里，还有鲁迅的如下的一句话：“那个时候，我常常在枕头底下放着一支手枪。”但鲁迅用铅笔把这句话涂去了。像是预想到会发表而删去似的。但是，我是从他嘴巴里听到，才写下来的，不

^①这是1926年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，国共合作，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，军阀发现国民党员是会杀害的。